

T 5424 / 3221

5

孟子卷之三

梁

惠

思

論語

下

子

長

文

公

孫

武

子

伯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上海圖書館藏

語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  
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  
元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以將屢空空字宗何

晏之說解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  
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  
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  
矣

廉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發也若以貧  
窶動心而求富而曰廉一節耳則無忌憚甚  
矣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一不死曰惟顏淵後能  
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  
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公告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知顏子處曰子在回何  
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公

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可坐章則當時聖門  
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目公故曰要識唐虞垂  
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遙遊是驕

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一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絕根欲襲而取之老子曰八世儒之襲取而亦

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欲捨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已而欲捨而去之者其已為尤甚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而曰悟後全無疑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禮與非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是克己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聞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臯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于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

于衆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往不迂處做則鞅斯操莽接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畝畝得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于天下中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一身關係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圃樊遲意思品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倫荷蓀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執樊須也

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是將此本來一念愛人真心。或牯亡之。或阻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

驗執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今將此三言分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為最後。是以已立已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也。或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何也？曰：愛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愛人之說，蓋徹內徹外，徹始徹終而言也。孟子不云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惻隱為仁之端，是愛之根也；充之保四海，是愛之用也。擴充到此，則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徹內徹外，徹始徹終道理。故曰：愛人，愛之根處。名曰天根，愛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以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先難後獲云云？曰：不言居處恭云云，則工夫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說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戶鄉鄰之闔者。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泯泯無所建明者為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頹泚不忍斃觫之牛不屑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吾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摠之從納交惡聲處出來終不是本來真愛終不謂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來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昔友人問余顏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顏子但一陋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有王佐才夫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顏子不違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顏子矣然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倘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真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己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掀揭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斗筭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末方纔說出耳聖賢問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困知勉行，何以能知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己寡過皆剩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係學術不淺，故不得不辨。

問：不行與克己同否？曰：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之意，不行雖頗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斥不行而又無辭為克己解，乃訓克為能，訓己為由己之己，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

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知未嘗復行行字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

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夫子猶然抑之者恐惹起務外徇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

執此一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  
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  
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  
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此豈章惇為之哉死然夫子不較伯寮孟子不  
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己以敬而後世  
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

尤莫先于真偽之辨此蓋真偽之辨不明誤  
之耳何也君子修己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  
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  
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偽為敬以自附于君子  
于是乎有真偽之辨是真偽之辨蓋就敬之  
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偽以肆為  
真不知敬或有偽偽則為偽君子肆雖皆真  
真却為真小人懲其為偽君子不于敬中求  
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

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欲真不欲偽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至愚。又孰肯居已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偽之辨。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曰。讀作去聲。本為拔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使果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情之名。而誤以為有居之不疑。比至無名而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索隱行恠，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恠，名庸愈乎？知此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何也？曰：務實不務名，名必得，務名不務實，名必失。可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疾沒世而名不稱處。

問：夫子既說誰毀誰譽，下文却不曰：如有所毀者，其有所試而止；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能好能惡，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



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于是世多求全之毀，而衆惡必察者，不可復得。故夫子不得已以誰毀誰譽解之曰：直，知誰毀誰譽之為直，則知有毀無譽之非直矣。世顧以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何也？曰：此語誠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狂矣。未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踽踽涼涼，譏狷矣。未嘗樂道狷者之善也。嘗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原，何哉？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直。

問史闕文馬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  
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  
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為細故而  
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  
闕乎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敝且無憾况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  
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二  
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  
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  
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  
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  
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  
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說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  
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摠  
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  
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

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也

荀子性惡禮偽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偽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豈是隱得的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以褻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說不得他難養

上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真是難養至于士君子有招之而來麾之而去澄之而清滑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微箕

比干之皆仁夷惠伊尹之皆聖不有孔孟之說天下後世不幾于聚訟乎士君子果有悟于斯理則眼界自寬家數自大開口自別

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乎曰自古聖賢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及見夾人是要轉他出

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不可不可之念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盖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子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曰惟我與爾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  
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  
得君子之仕為行其君臣之義耳蓋當是時  
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  
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  
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  
麼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  
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

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不可之念故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  
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  
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哉中間即有丟過義  
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  
人自家做了小人非槩以仕途為勢窟為利  
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  
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  
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  
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  
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  
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  
徒有仲由以荷蓀之夫人而知仲尼之不勤  
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  
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

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  
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  
後進雖志向稍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  
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  
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  
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  
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  
于耦耕荷蓀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真  
儒耳有別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

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真儒原不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真儒雖不求人知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哉余因是又有感焉夫天下大矣高賢大良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借口天下無真儒又借口真儒不求人知以

自解是又沮溺丈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不知求知可也又何必自解以益其過哉余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况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  
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  
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  
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  
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自是正經道理故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  
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  
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  
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  
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  
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  
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  
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齧鯨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雖是烜赫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齧鯨一念來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槩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槩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競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  
敲鯨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霸之辨不明欲天  
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霸者率捷霸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  
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  
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  
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霸之分不在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  
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  
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  
四十年又不止必世矣王邪霸邪彼捷霸功  
迂王道者特未之思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  
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  
翟之教行習俗以薄葬為賢而以厚葬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子血卒老于行也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

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反入北公黜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黜舍輩悻悻然妄以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

北宮黜孟施舍不是生來如此樣人若是生來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弊緣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徃必勝處

學或一味往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黜養勇孟  
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  
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  
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  
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  
氣又添了內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  
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  
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  
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黜舍告子之可及也

黜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  
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  
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  
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  
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  
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苗則稿矣之說  
真為善喻

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黜無損  
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黜所損多矣學  
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  
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  
來才是真氣節若黜舍輩全是箇沒涵養的  
人如何算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  
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來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  
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祇緣胸中以氣節  
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  
有氣節者又多不信講學何也可惜可惜

說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  
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  
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

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  
養勇也黜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  
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乃  
所頷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黜舍者安能善  
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來  
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二  
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  
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

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  
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  
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  
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丟過任他去罷縱丟  
不過却強制之使丟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  
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  
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  
其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  
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木以牛羊自牧其萌蘖  
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  
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  
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  
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  
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最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于言  
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  
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

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去  
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  
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不得于言要求于心就求于心不得于心要求  
于氣就求于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此之  
謂吾儒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  
勿的是已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願學孔子于伯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願學孔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

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來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摠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  
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人都去  
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  
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來有  
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來有的何不  
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  
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來  
有的不必去假可知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

是性中生來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  
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  
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  
救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  
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  
之念便說不得真矣此說是否曰不然戰國  
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  
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皆無不忍人之心。將此不忍人一念盡抹撥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說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証。若曰：如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無怵惕惻隱之心。為真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要譽之人。亦不可。蓋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說。又執定說。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蓋失孟子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  
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  
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  
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  
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  
然豈其然乎

又是一箇性因感之而動然則說他心是  
仁因感之而差惡則說他源頭是父母感之  
而辭讓是非別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性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  
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剛隱羞惡辭讓是非  
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  
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  
於道其然乎

